

陳方安生「造王」 余若薇「做夢」

□程宏樊

【港事港心】

在政治利益面前，很少政客會抵擋得住誘惑。離開政府十一年的陳方安生，昨日又有「新」動作，成立一個所謂的民間推動香港普選的「香港2020」組織，儘管其對外宣稱的目的，是要提供平台凝聚社會共識。但在反對派積極籌備二零一七年特首的背景下，陳方安生此番目的已是呼之欲出，無非是為余若薇上位掃清不必要的障礙。陳方安生以七十三歲的高齡，仍然要拋出姿態去迎合英美勢力，這種做法，與李柱銘兩周前迫不急待拋出妥協方案的做法，目的並無兩樣。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牽扯香港反對派的，到底是些什麼樣的政治勢力。

「回鍋」政壇背負政治任務

早於今年一月時，坊間就傳出反對派將成立一個真普選聯盟，陳方安生則被公民黨大力推薦為該組織的召集人。儘管最後希望落空，前公民黨秘書長鄭宇碩被扶正，但陳方安生其後又「主動」接受訪問，不斷強調需要團結反對派、抗衡梁振英以爭取普選，並指自己「樂意」為該組織做一些統籌工作也願意為此付出精力云云。陳太此舉，早已被視作不甘寂寞蠢蠢欲動的先兆。

【兩岸三地】

許信良呼喚兩岸政治對話

□王修齡

許信良這個名字，相信生活在大陸地區並不覺得陌生，他曾多次登陸參訪，並參加了許多高層次的有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研討會，其間亦發表了一些頗有見地的言論。他近來發表了題為「台灣怎麼辦？」的萬言書，震撼了台灣島內政壇，在藍綠兩大陣營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許信良在萬言書中說：「在這個時候悲嘆和咒罵都是台灣消受不了的奢侈和消費，應該嚴肅地共同來思考台灣怎麼辦？」

他認為，兩岸關係遠遠重於其他「對外關係」。他強烈地呼喚，「台灣不可能不和對岸作政治接觸而進行政治對話，甚至達成某種都可接受的政治諒解。」

萬言書挺兩岸政治對話

大家知道，許信良早在民進黨「台獨」聲浪最囂張之時，就提出了要和大陸接觸的「大膽西進」的言論。此後他不斷被邊緣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他與施明德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並在美國創辦「美麗島周刊」，反抗國民黨統治，主張民主，此後也曾擔任民進黨主席、顧問，2000年5月，被聘為「總統府」資政，發表聲明婉拒出任。

許信良出生於1941年，台灣省桃園人氏，曾獲得俄羅斯遠東大學及韓國慶南大學政治學榮譽博士稱號，一直以來從事政治學研究和政治運動，所以他往往較有遠見地對兩岸關係發表言論，可借曲高和寡。

在他萬言書發表之前，他曾接受「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的專訪，那時他指出民進黨長期戰略錯誤，讓兩岸處理權變成國民黨專利。他認為，應搶兩岸的話語權、主張與大陸建立政治對話與互信。

這一次許信良再一次提出兩岸需要進行政治對話，其實大陸方面早在前一屆中央政府及新一屆習近平、李克強領導班子都提出兩岸政治對話，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期待早日進入「深水區」。

但是，對於兩岸政治對話，馬英九當局一再拒絕並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民進黨蘇貞昌之流就更加反對。許信良在萬言書中說，「對話就是對話，有什麼問題，又不是簽協議。」他批評馬政府在兩岸對話上做太少，而不是做太多。他強調，政治對話不需要進行任何讓步，如果民進黨有疑慮就邀請民進黨參加，人民有疑慮就邀請人民參加。

當局再以民意作擋箭牌

許信良強烈抨擊馬英九「不政治接觸，不政治對話。」簡直莫名其妙。他肯定馬英九在第一任期內推動兩岸關係有了和平發展的新局面，但在第二任期內卻「極不適當地任用處理兩岸關係的新人」，他點了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及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的名字，認為這兩兩人連買慶林都不認識、還得拿照片給他們看。因為這種任命使「兩岸關係添了變數」。他因此而一再呼籲兩岸應該盡快進行政治對話。

對於許信良的呼籲，國民黨當局竟然表示：「此時推出包括政治對話的提議是否符合主流民意。」國民黨當局認為與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看法，仍有一段差距。

許信良渴望地表示，我們非得渴望中國大陸取得某種妥協不可，簡單地說就是政治協議非談不可。他強調，不希望把焦點轉到兩岸政治最終方案，他雖自有看法但目前不講。至於，對兩岸定位的最終解決方案是什麼？他也不知道大陸的底線是什麼？就是如此，兩岸才需要不斷透過對話與談判。不過，他不認為大陸已經有了最終政治安排的底線，因此，不要拒絕對話與討論。

許信良一針見血地指出，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發展進程突然出現的迷惑，源於錯誤解讀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他說，如果台灣主觀地、自以為是地選邊站，那是大錯特錯。因為事實上無邊可選，無邊可站。而更緊密的兩岸關係，可以強化全球體制，只會贏得更多祝福，不會帶來任何敵視。而更強固的全球體制，則更能保障台灣基本政治現狀的維持。

咒「馬英九末日現象」來臨

從馬英九的剛愎自用，可以看出他固守「三不」政策，挾台灣所謂「民意」為自己進行辯解。台灣同胞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同時期待兩岸和解，早日進入「深水區」談判。這從台灣傳媒的報道足以證明，連民進黨人士都站出來呼喚兩岸政治協商對話，島內朝野上下可謂都有支持聲音，馬英九還有何藉口再拿民意作擋箭牌。

對於馬英九當局堅持不政治對話。許信良批判他是「末日現象」，認為馬英九現在正陷入重重危機之中，如果未來不能創造新的「政治動能」，在未來三年將一事無成。「馬英九末日現象」就變成「台灣末日現象」。

筆者認為，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大陸一再呼籲共同探討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識，在認同並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尋找雙方共同的連接點。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現在輿論已開始進入政治對話的探索，兩岸智庫也將舉行「和平論壇」，不分藍綠或非黨派人士都相繼站了出來，連綠營都在呼喚「民共對話」，許信良的萬言書作為比較有系統的全面論述，應該引起各方重視。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經過多月醞釀，這個「精簡」版的「民間策發會」昨日終於成立，一如外界所料，主要成員包括高德禮、李志喜、布簡瓊、李鵬飛、陳文敏等。按其宣稱，「香港2020」是一個平台，在收集各方意見後，將會向特區政府提交政改方案。她並不諱言，自己很希望能與中央溝通。

一個早已退休的政治人物，突然高調，甚至不惜做出違反政治道德之舉，這說明了什麼？實際上，陳方安生這一連串的舉動已經釋放出非常強烈的政治訊號，她將重新激活政治生命「重返政壇」。用反對派某御用文人的話即「陳太回來了」、「江湖從此應該多事」。那麼，為什麼陳方安生突然選擇「回鍋」？「香港2020」又是所為何來？

事實上，陳方安生重返政壇的目的，不僅僅在於所謂的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或者支持反對派各政黨發展，而是有着更深層的政治意圖，即統合反對派、為反對派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尋求突破口。說得更清楚一點是，為余若薇「抬轎」，按英美政治勢力指使下，確保余氏順利入關。

早前就有傳聞稱，陳方安生自丈夫過世後，原本早已放下政治包袱，一心過着平淡的退休養年生活。但去年三月特首選舉出現破局，以及新特首梁振英上任香港出現某種程度的亂象，讓她重燃「政治激情」。實際上，包括衆多前港英政治人物、現

任美英「模糊外交人員」多次與陳方安生交換意見，而陳方安生也將這種意見向反對派陣營人士作了溝通傳達。他們認為，梁振英上台令建制派嚴重分裂，而特區政府管治班子醜聞盡出民望低迷，這為反對派在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中獲得突破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高德禮背景複雜難捉摸

在此情況下，英美勢力將一個原本無人問津的「民間策發會」起死回生，成立「香港2020」發揮一種可堪佔領所謂道德高地的「溝通」、「決定」平台。

民間策發會原成立於二零零八年，儘管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陳方安生不再連任立法會、仍能延續影響力而設的「下台階」，但其欲在背後影響香港政治的意圖已是衆所周知。其核心成員除了陳大還有另外八人：李鵬飛、李志喜、吳永輝、單仲偕、陳文敏、郭榮鏗、布簡瓊、高德禮。這個組成原本極具看頭，基本上涵蓋了香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甚至還包括香港民主促進會的高德禮（George Cauthery）。

高氏在香港出生，表面上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實質背景複雜，與海外的政治人物與組織有十分

警惕香港社會與政治危機

□周八駿

反對派正在全力發動「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說，香港正面臨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危機是重大變革的契機，因為只有經歷危機，人們才能看清矛盾或問題，才容易形成解決矛盾或問題的社會共識，政府提出和實施政策措施才容易取得所必須的民意支持。我們既要對香港面臨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高度警惕，制訂盡可能的完備預案，也要對七百萬居民在中央領導和支持下必將克服危機而書寫香港歷史新篇章具有信心。

【知微篇】



2010年9月22日，我在本欄發表《以史為鑒推動社會變革》，明確指出：「當前香港社會問題固然有許多前所未有的內容，但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香港繼1967年社會動盪至1997年回歸祖國約30年間所經歷的重大社會變革之後，又一次重大社會變革。」

當時，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議案獲立法會逾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不久，香港經濟也已擺脫「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嚴重衰退而呈現有力復蘇。在那樣時機，我發出關於香港處於重大社會變革的呼聲，在不少人看來，是杞人憂天。

今天，面對香港貨櫃碼頭工潮升級、反對派激進勢力在立法會策動「拉布」以阻止特區政府2013/14財政年度預算案生效，更嚴重的是，反對派正在全力發動「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說，香港正面臨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抓緊時機採取應對部署

約3年前，當我提出香港處於重大社會變革時，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向上流動梗阻，家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都程度不同地呈現失衡；另一方面，特區承繼港「九七」前形成的以政府部門為主幹，區域組織、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相配合，並與非政府組織互動的社會管理架構也呈現明顯失衡。如果從那時起，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正視問題，採取切實措施予以矯治，那麼，情形不會惡化至今天瀕臨社會危機的地步。如果香港社會變革不被耽誤而惡化為社會危機，變革政制的訴求也不至於如

此強烈而讓反對派策動「佔領中環」行動振振有詞。

如今，怎麼辦？唯有認真抓緊採取應對部署。

首先，特區政府不能再好整以暇、以習慣態度和傳統方法來應對愈益惡化的社會矛盾。不能說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首長包括有關政策局局長處理貨櫃碼頭工潮不努力，但是，也不能不說他們一直是以老辦法對付新問題。

香港的社會矛盾與政治矛盾相互交織而惡化至危機，上一次是40多年前的1966、1967年。那次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如何解決，今天坐在特區政府窗明几淨的辦公室裡的官員們是只能從有關文字、形象包括影像記錄中獲知，他們都沒有應對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實際經驗。他們所具有的實際經驗是當「太平官」。因此，以老辦法來應對新問題不出奇，卻因此可以斷言，老辦法不僅解決不了新問題，甚至只會將問題弄至更糟而無法不爆發危機。

「佔中」勢洶不能掉以輕心

從這樣的角度看，應對危機的新辦法唯有在經歷危機的過程中尋找。儘管如此，特區政府必須先改變態度，即：務必樹立危機意識。其次，香港社會各界不能再好整以暇、以過去40多年處慣了「太平盛世」的態度來看待正發生於這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事情。

近10多年來，雖然經濟轉型蹉跎、政治轉變維難、社會矛盾激化，但是，香港居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秩序如常。然而，後者正被發生中的轉變所觸動，七百萬香港居民不能掉以輕心。

有人把反對派正在策動的「佔領中環」行動等同於2年前受「佔領華爾街」影響、數百人「佔領」滙豐銀行總部大樓底層空地的那次「佔領中環」。倘若正在策動的「佔領中環」只有那一次「佔領中環」的規模和影響，那麼，

緊密聯繫，被視為該組織的實質「老闆」。而事實上，高德禮昨日又一次高調亮相，毫不避嫌地站在陳方安生身後。這說明了什麼？是陳方安生在領導這個新組織，還是高德禮才是真正的「話事人」？相信市民心中自會有數。

余若薇「特首夢」做得太早

所謂的推動普選，絕不是陳方安生的唯一目的，事實上，成立新組織，一方面統合反對派陣營力量的同時，可以形成對現屆特首梁振英的強大壓力，並盡可能在早於二零一七年落實反對派參選特首的人選，及早打「選戰」。

若操作得當，而反對派內部協調順利、梁振英民望持續低迷，則反對派撕開裂口、首次嘗試普選特首並當選，並非絕無可能。如果達到或接近此一結果，哪怕二零一七年反對派落敗，則二零二年特首選舉獲勝的機會必然會大大增加，而陳方安生無疑可稱之為「造王者」，成為後世景仰的「民主之母」。

陳方安生以七十三歲的高齡，仍然甘願拋出身態，去迎合英美政治勢力的要求，力捧余若薇成為反對派下任特首的候選人，辛苦之狀實在令人同情。其做法，與同樣是年逾七十的李柱銘，為了確保候選方案不會一拍兩散，迫不急待自摺老臉拋出政改方案，兩者其實是如出一轍。但這種聽命海外政治勢力意圖捧出新政治代言人的做法，又豈能獲得香港市民的諒解？余若薇要發「特首夢」，勿以為有英美勢力在撐腰、有兩名政治老人在扶植就能順利出關，不能得到中央與港人的認可，一切都將是泡影。

反對派可以「死心」。戴耀廷一再宣揚他所提倡的「佔領中環」行動具有「核元素」將會「核爆炸」，是欲警告中央和特區政府：你們不欲香港癱瘓，就同意反對派的所謂「真普選」。

屬於反對派陣營的職工盟站到了貨櫃碼頭工潮最前面，工聯會和勞聯後來介入是為了平衡或對沖職工盟對工人運動的影響。但是，工潮升級，罷工營地從貨櫃碼頭外空地擴展到了長江中心大樓外空地，「佔領中環」政治行動不啻由社會矛盾所引發的抗爭開始了預演。

將危機轉化為變革契機

工聯會、勞聯對於貨櫃碼頭工潮的取態不同於職工盟，但是，社會抗爭的客觀規律迫使他們不得不被後者拖着走，從而，工潮將持續，工人運動將偏激。

同樣的邏輯，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將由其激進派別拖着走，即使有個別團體或人士內心對「佔領中環」行動不無保留，但是，他們中間任何一個團體、任何一個人最終都會或者參與或者表示支持「佔領中環」。

人類實踐之所以曲折，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往往忽視或輕視已然形成的矛盾或問題，延宕有關矛盾或問題惡化至危機才認識、才處理。用決策學語言來說就是：解決重大問題的政策措施往往錯過最佳時機。

也因此，危機是重大變革的契機，因為，只有經歷危機，人們才看清矛盾或問題，才容易形成解決矛盾或問題的社會共識，政府當局提出和實施有關政策措施才容易取得所必須的民意支持。

我們既必須對香港面臨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高度警惕，制訂盡可能完備預案，也應當對香港七百萬居民在中央領導和支持下必將克服危機而書寫香港歷史新篇章具有信心。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日相「拜鬼」衝擊韓日關係

□延 靜

【國際觀察】

多年來發展不暢的韓國與日本的關係，近日因日本政府麻生副首相等三名內閣閣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首相雖未參拜但供奉祭品，招致韓日關係在東北亞的亂局中又起波瀾。

事情從4月20日開始，麻生當晚參拜了靖國神社，安倍供奉祭品。消息傳出，韓國外交部立即強烈譴責。4月21日，韓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曾發動侵略戰爭，給鄰國及其國民造成重大損失和帶來莫大痛苦。日本政府應立即停止這種忘卻歷史、違背時代潮流的行爲。如果日本政府真正願意成為促進地區和平和共同繁榮的國際社會成員，那麼就應該在正確了解歷史的基礎上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以重新獲得周邊國家的信任。

麻生拜鬼令韓外長罷訪

4月22日，韓國外交部正式宣布，由於日本多名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目前的氣氛已不適合舉行富有成果的韓日雙邊會談，因此韓國外長尹炳世決定取消原定4月26日至27日的對日本訪問，以示不滿和抗議。

韓國與日本的關係，長期以來發展齟齬不斷，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缺乏正確的認識。朝鮮半島從1910年起，遭受日本的殖民侵略，不僅國土被侵佔，人民生活也受到嚴重摧殘，甚至不許朝鮮人用自己的名字，直到1945年日本投

降，朝鮮半島迎來光復。因此，朝鮮半島人民對日本懷有無比痛恨的感情，日本政府歪曲侵略歷史在韓日關係中常常引起重重波瀾。韓日關係不暢的另一個原因是，兩國在獨島領土問題上存有爭端。特別是去年李明博總統首次登上獨島，宣示領土主權，一度使韓日領土爭議白熱化。

但是，韓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又離不開日本。韓國和日本都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國，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地區安全特別是朝核問題上，韓國需要日本的支持。在經濟方面，日本是韓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年貿易額800億美元左右，在韓國外貿中名列前茅。技術轉讓儘管日本控制關鍵技術，但許可的日本技術出口，對韓國發展經濟還是起了不小作用。

因此，韓國對日本懷有歷史交織、有過良好的合作，也產生過磕磕絆絆。去年12月朴槿惠當選總統後，安倍曾表示願參加朴槿惠的就職典禮，對韓國示好。今年一月，日本又派出特使訪問韓國，力圖改善發展不暢的韓日關係，打破其在東北亞的不利處境。朴槿惠予以會見，不失外交禮節，但在交談中特別強調，韓日關係能否順暢發展，取決於日本能否正確對待歷史問題。其後朴槿惠首先向中國派出特使，把日本壓後，使日本感到不快。朴槿惠就職典禮，安倍主動表示願意參加，韓方以不邀請政府首腦予以拒絕。韓國歷來重視大國外交，朴槿惠就任，把韓國對大國外交的排序定為美、中、日、俄，使日本排名中國之後，更為日方難於接受。

這次韓國外長尹炳世本來計劃訪問問日本，舉行雙邊會談，闡明朴槿惠的對外政策和主張，就

朝鮮半島局勢問題與日方交換意見。尹炳世曾於2月訪問美國，這次本來擬在訪華之後去日本。鑒於朴槿惠將於5月上旬訪問美國，而且她說過訪美之後將盡快訪問中國。因此，韓國外長訪日，也不排除本來有向日方試探朴槿惠訪日時間的打算。但現在，日本政府閣員大舉參拜靖國神社，4月23日又有168名日本議員前往參拜，韓國外長取消訪日理所當然，韓日關係今後發展也必然會充滿坎坷。

作者為中國原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韓國外長尹炳世（左）因日本當局的「拜鬼」而放棄了訪日的安排。圖為中國外長王毅4月24日在北京與來訪的尹炳世舉行會談 新華社